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尹继武 主编

总统的性格

[美]詹姆斯·戴维·巴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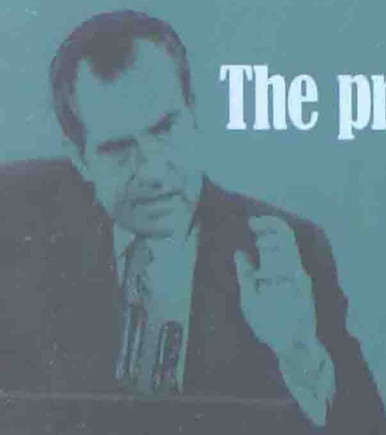
James David Barber

赵广成 译



第4版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4e**



CUP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EARSON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尹继武 主编

总统的性格

[美]詹姆斯·戴维·巴伯 著

James David Barber

赵广成 译



第4版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4e**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统的性格: 第4版/(美)巴伯著; 赵广成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ISBN 978-7-300-20300-3

I. ①总… II. ①巴… ②赵… III. ①总统-性格-研究-美国
IV. ①K837. 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786 号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尹继武 主编

总统的性格

[美] 詹姆斯·戴维·巴伯 (James David Barber) 著

赵广成 译

Zongtong de Xingg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4.1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57 000	定 价	5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编委会

主 编：尹继武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定定 丛日云 冯惠云 韩冬临 韩召颖 贺 凯
胡 勇 季乃礼 林民旺 刘 伟 刘训练 卢春龙
彭凯平 蒲晓宇 乔 木 秦亚青 尚会鹏 石之瑜
谈火生 唐世平 王 栋 王二平 王丽萍 王正绪
魏万磊 萧延中 谢 韬 熊易寒 尹继武 张传杰
张警吁 张清敏 郑剑虹 郑建君





序

iii

自从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于近两代人之前出版《总统的性格》（*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的第1版以来，该书已经成为政治学中广受欢迎并且经常引起讨论和争议的著作。巴伯创作该书时怀着一个雄心壮志，那就是为我们选举总统确定一些明确的标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他一生都在询问“我们能预测总统的什么”，他的很多学术追求也都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巴伯认为，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全面地了解一个人，包括他的性格（character）。因为总统的职责是进行“公共领导”（public leadership），所以他承受着“巨大的道德、情感和类似宗教性的压力”。总统绝不能让这些压力扭曲了自己的思维，因而必须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定谁的心智是健全的？或者客气一点说，谁最适合担当总统的重任呢？巴伯认为，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人在性格、世界观（world view）和行事风格（style）方面的规律，这将有助于我们预测他就任总统后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必须是总统受到的来自他本人而非外界的影响。

由于性格本身错综复杂，巴伯致力于考察其中与总统行为最相关的部分。他指出，性格、风格和世界观都是我们考察总统个性（personality）的认知工具。

性格

iv

巴伯重点分析总统的性格，书名就是由此而来的。总统的性格是“总统在生活中的自我定位方式”，它基本上形成于童年时期，但其影响将贯穿于总统的一生。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总统的性格呢？

巴伯用几个段落的篇幅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考察人的行为时，采用了两个可以观察的维度——积极性（activity）和满足感（affect），

并据此划分了总统的性格类型。积极性是总统为工作投入精力的水平，满足感则是总统从工作中获得满意的程度。他把每一个维度都细分为两种情况：前者包括积极（active）和消极（inactive）两种，后者分为正面（positive）和负面（negative）两类。这样一来，总统的性格倾向就可能有四种组合。本书的内容就是一本总统传记，虽然巴伯讨论的远不止于性格，但他首先声明：“（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总统的性格……有四种变化形式。要想认识一位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是看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

在巴伯看来，性格类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总统的积极性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一系列性格特征，可以把灵活应变的（adapted）性格与身不由己的（compulsive）性格、随波逐流的（compliant）性格与独善其身的（withdrawn）性格区别开来”。换言之，通过评估总统行为中可以观察到的表面现象，我们能够揭示出他的深层次心理倾向。

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巴伯声称他的两个维度涵盖了大多数性格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共同之处，但他并未说明自己的观点依据的是有关性格的哪些研究成果。他虽然断言自己的四个基本性格类型“在心理学研究中耳熟能详”，但他并未提供任何文献资料来佐证这一说法。所以，批评者要求巴伯对他提出的命题进行验证，即表面现象能够揭示深层次的性格特征，他赋予每个性格类型的特征可以组合，而且只能两两配对地进行组合。

在巴伯看来，性格的基础是自尊心（self-esteem）。人的自我感觉越好，就越可能接受批评，越可能理性地思考问题，越可能在工作中虚心学习。因此他认为，总统在一个问题上感情投入（emotional involvement）的程度和性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影响着总统会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影响着他会为此投入多少精力，影响着他认为哪些事实和人员有助于解决该问题，影响着他为解决该问题确定何种原则和目标。

在巴伯洋洋洒洒的论述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面临的外部形势与自己的内心情感进行互动时，积极—负面型（active-negative）总统会表现出共同的顽固化（rigidification）模式。换言

之，这类总统对于自己的安全忧心忡忡。当自尊和清白受到反对者的威胁时，他们会坚定不移地推行灾难性的政策。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幻觉驱使下，积极—负面型总统往往以巴伯认为不符合客观政治形势的方式应对威胁。

巴伯认为，在四种性格类型中，积极—正面型（active-positive）^v的人最适合当总统。这种人既有履行总统职责所需要的精力，在应对人际冲突时又有着足够的安全感（因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利益、政策目标和志向各不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必煞费心机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可以全神贯注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虽然他们也可能具有其他性格类型的特征，从而对其履行总统职责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对他们的观点、做出的判断和采取的行动构成致命的伤害，但是，积极—正面型总统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为他们具有宽广的视野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由于四种性格类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准确地确定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属于哪种类型至关重要。如果把性格类型搞错了，那就显然无法预测他们的行为。巴伯承认，任何人都不可能正好属于其中的一个类型，每一位总统事实上都兼具四种性格类型的特征，这使得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类型非常困难。但巴伯解决了这一问题，方法是抓住总统性格特征中最典型的方面。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那就是如何确定混合性格类型的个性特征（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巴伯对总统性格类型进行的分类。例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是巴伯认为的消极—负面型（passive-negative）总统，还是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说的积极—正面型总统？^① 还有一些人指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好符合巴伯的分类，他评价甚低的赫

① Fred I.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和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也确实属于积极—负面型总统，因为胡佛在大萧条中无所作为，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升级难辞其咎，尼克松则在所有问题上都是积极而负面的。

当然，巴伯还是有所保留的。他指出，他提出的性格类型只是一种粗略的分类，性格对行为的影响也只是一种趋势。另外，他也不认可性格决定一切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t）观点。然而，他的核心观点及其应用（解释和预测总统行为中最重要的方面）都表明，他对性格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风格

如果说性格是一个人个性的内部硬核，风格（style）则是其外部装饰。风格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机制，人们用它来应对环境。按巴伯的话说：“风格是指总统如何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即如何直接或通过媒体向广大听众讲话，如何与其他政治人物（单独或小范围地与私人性质的团体）面对面地打交道，如何通过阅读、写作和计算亲自处理呈上其办公桌的没完没了的繁杂事务。”

vi 在扮演这三种政治角色时，每一位总统都有自己的习惯性行事方式，但三者之间的轻重缓急各不相同。除了基本的行事风格外，每一位总统在处理和适应工作要求时都有一套独特的方式。根据巴伯的说法，刚刚进入成年的时候，如果独立地取得了一次政治成功，一位总统就会据此选定自己的行事风格。在随后的日子里，需求、技巧和机会纷至沓来，告诉他们怎么做才能奏效，促使他们继续坚持这种风格。

世界观

每一位总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即“基本的、与政治有关的信仰的总和，尤其指他对社会因果关系（social causality）、人性以及自己所处时代核心道德冲突的认知”。世界观决定着他们的认知、思维和判断。在巴伯看来，世界观与性格和风格一样，早在青春期就形成了。

但他同时也指出，世界观只能决定一个人在决策情形下的总体选择倾向。

要将世界观纳入性格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现有文献中并没有直接与此相关的成果可资借鉴。在本书关于每位总统的个人传记中，巴伯用印象派和零零散散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然而，他的研究取向指引我们关注总统作决策时的逻辑前提，这正是评论家们分析总统行为时所经常忽视的。此外，他对总统性格的刻画极具煽动性，这驱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对各位总统的认识。

三大因素的排序

在巴伯看来，上述三大心理因素组成了一套动机、习惯和信仰模式，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模式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性格居于主导地位，它规定了（一个人行为的）主要轨迹和大方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决定他的世界观和行事风格。而且，这些行为及其心理基础不会轻易发生变化。性格、风格和世界观一旦形成，就将持久地存在下去，尽管面临的问题会随着公众情绪和选举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正因如此，分析个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测总统任职时会如何做，而不是他们声称当选后会做什么。

在巴伯看来，要想分析一个人的性格、世界观和行事风格，最好的方法是考察它们是如何在人年轻的时候形成的。但问题在于：相关的历史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参差不齐，并且往往是粗线条和不可靠的。不过，我们如果想用这一框架解释总统的行为，对这三大因素进行准确的排序至关重要。

解释总统的行为

vii

对于巴伯的观点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能否解释和预测总统的行为。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各位总统的传记，是他用自己的观点对现代的各位总统进行的解析。这些短文旨在解释总统的行为，但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重大的疑问。

总统置身于众多势力明争暗斗的漩涡中，从公众舆论、议会中的政党对立到国家的外交政策义务和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无一不对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产生影响。在解释总统的行为时，巴伯对个性的关注度大于其他因素，对性格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风格和世界观。

巴伯对其他因素的忽视造成了严重问题。胡佛没有采取积极的福利政策，到底是因为他顽固还是其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在作祟？约翰逊的所作所为是在受到猛烈抨击时捍卫自己的尊严（ego），还是受其自身世界观（有一部分是在国内政治和批评杜鲁门任总统时“丢掉”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的驱使？无论如何，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而且，人们还有理由认为，在遇到这些问题之前的长期总统生涯中，胡佛和约翰逊都没有表现出顽固的迹象。我们该如何解释1932年胡佛对联邦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观点有所松动，又如何解释约翰逊在1968年年底为越南战争升级降温呢？尼克松千方百计地隐瞒水门事件（Watergate）是因为性格固执，还是他掩盖违法行为和保住总统职位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

此外，巴伯没有考虑到人们进行自我控制（ego control）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能学会控制和驾驭自己的个人需求与焦虑情绪。例如，有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这种做法有助于他们客观地评估形势，从而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既然如此，训练有素的政治人物出任总统后，难道不会进行某种自我控制吗？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伯在《总统的性格》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积极—负面型总统由于生性固执，其性格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酿成悲剧。然而，我们怎样确定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变得顽固？又该如何及时识别其诱发因素呢？巴伯并未对此予以说明。

另外，我们需要对这一解释模型进行适当的验证。巴伯认为，如果悲剧没有发生，那就表明变得顽固的条件不成熟。巴伯在该书的第一版中得出结论，认为尼克松是积极—负面型总统的一个特例，因为他避免了悲剧性结果的发生。如果在预期要发生的结果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一个理论仍然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理论该如何证伪呢？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同义反复呢？

如果预期会发生的悲剧果真发生了，巴伯可以声称他的心理学解释是有效的。事实或许如此。然而，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呢？

结论

viii

《总统的性格》一书提出了关于总统行为的许多重要问题。巴伯提醒我们把白宫的主人视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关注对他们行为的一些相对隐性的影响因素。他把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应用到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中，试图对普通民众和专家学者理解总统的行为提供帮助。而且，他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阅读起来趣味横生。正因如此，培生（朗文）出版集团（Pearson Longman）重新出版了该书，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巴伯为我们理解政治问题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路径，试图找出总统行为中的规律，这有助于激发我们的分析潜能。要想对这本独树一帜、引人入胜的著作进行评价，必须对复杂环境下的复杂行为进行认真和批判性的分析。单就培养思维的严密性来说，《总统的性格》一书也值得一读。

如果说巴伯的著作对我们有所启迪，那就是它促使我们对现任总统和其他可能成为总统的领导人进行思考。正如巴伯经常质疑的：“我们能预测总统的什么？”我们该用什么标准评价总统候选人？性格、世界观和行事风格管用吗？我们能否确定总统的性格类型？另外，是否还有其他标准对于领导人的成功也同等重要，比如价值观、进取心、意志、实力和韧性？巴伯在这方面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这种讨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应当参与其中。

乔治·C·爱德华兹三世（George C. Edwards III）

推荐阅读材料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8, chapters 2, 4, 5.

Alexander L. George and Juliette L. George,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el House*, Mineola, NY: Dover, 1964.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rwin C. Hargrove, "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Leadership Style," in George C. Edwards III, John H. Kessel, and Bert A. Rockman eds., *Researching the Presidenc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Robert Tucker, "The Georges' Wilson Reexamined: An Essay on Psychobiograph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1, June 1977, pp. 606 - 618.

Edwin A. Weinstein, James William Anderson, and Arthur S. Link, "A Reappraisal of Woodrow Wil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3, Winter 1978 ~ 1979, pp. 585 - 598.

前言

xv

不管是福是祸，谁当总统是攸关我们未来的事情。我们的力量所在是民主，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统治，用理性捍卫和促进人类的进步。然而，我们的弊端是无政府状态，由于公众做梦似的冷漠（dreamy public apathy）和情感的盲目性，政府和政治如同一盘散沙。历史记录显示，政治弊端可以酿成悲剧，独裁统治就是为医治无政府状态应运而生的。然而，当独裁统治迫近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参与政治，挑选出优秀的领导人，情况将会怎样呢？如果那样的话，自由将会得到捍卫，生活可以正常进行，人们尽可以放心地去追求幸福。

当领导不是做圣人，总统也不是上帝。正如杜鲁门提醒我们的，总统（迄今为止都是男性）也得一条腿一条腿地穿裤子。几个世纪的经验教训表明，当一个社会臣服于一个君主，并将自己的信仰交由其摆布时，结局将是何等的悲惨！于是，“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制度应运而生。但幸运的是，总统是这个制度中的一个权力中心。经历了漫长而艰巨的实践后，我们终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政府——甚至民主——不是教堂。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组条件、一个实实在在的框架，其初衷是培育“正义”、“自由”、“平等”、“共同体”（community）和“参与”（participation）等“底线伦理”（baseline virtues），而不是倡导“信仰”、“希望”和“慈善”等“顶点美德”（top-line virtues）。正因如此，当我们决定选谁当总统时，不应当纠结于他在道德方面是否完美，而应关注其是否具备现有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基本政治领导能力。

在民主制度条件下，可能出问题的不仅仅是投票。由于电视新闻铺天盖地，我们对候选人进行判断时，只能依据他们展示出了什么形象，而无法得知他们做出了何种决策。政治风气越来越差，（候选人）从阐述政见转向喊口号，从践行承诺转向做姿态，从求真务实转向吸引眼球。总统竞选如同一场球赛，就像电视上的体育节目一样，人们

xvi

并不在乎他们是谁，而是只关心谁领先、谁落后。但事实上，对我们大家来说，他们是谁才是最重要的。当比分尘埃落定时，一场球赛就结束了；但球赛结束时，观众并未赋予获胜的球队什么权力。然而，总统竞选就不同了，它是在设定未来，是一场决定未来四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政治前途）的比赛。因此，我们不应像观看体育比赛那样看待总统竞选，而应当把它视为一场严肃的考试，要按照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标准进行评判。

如今，我们的总统面临着什么局面呢？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民主制度蒸蒸日上，正在世界各地推而广之，各族人民虽然文化迥异，但都认识到需要实行同样的政体（form of government）。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既是正义又是过程，必须建立一种保障机制，确保民主的结果不会导向侵犯人权。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以人权作为立国之本，这是我们的革命宣言所宣示的，也是宪法所载明的。试想，如果你出任美国总统，将面临何等激动人心的挑战！

然而，我们的形势并非一片大好，民主制度也有失灵的时候。就在我们美国，人人惯于悠闲地享受生活，殊不知一场政治灾难正悄然而至。半数美国人在总统选举时不愿参加投票，国会中经常辩论不起来，政党越来越像一盘散沙。法律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最高法院表决时经常出现5：4的僵局。外交决策成了白宫的专利，而白宫是一个黑匣子，其决策经常不经被统治者同意，甚至也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国民经济为巨额赤字所困，眼看就要把自由企业（free enterprise）和合理税收（fair taxes）吞噬殆尽。受教育水平低下者多达数百万人，情况之糟糕超过其他十多个国家。日本和德国曾经枪支泛滥，它们的枪支也曾经把我们拖入战争，但如今美国死于枪支的人数比它们多数千人。毒品、艾滋病、破产事件和露宿街头者与日俱增。在国外，民主制度固然方兴未艾，但电视台可以播出忍饥挨饿的孩子们的画面，却无法拍摄到私下和秘密进行的核武器交易，芝加哥说不定哪天就会成为另一个广岛。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的性格、风格 and 世界观有助于我们的国家摆脱面临的困境，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

领导作用。要想使我们的国家拥有这样的总统，我们的选民应当善于思考，而不能一味地发感慨、高谈阔论和苦思冥想。我衷心地希望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环境，不仅在政党、国会和新闻界，而且还包括各类高等院校里。原因很简单，因为高等院校可以培育出更加理性的人，甚至还能够造就出国家领导人。

我在本书中列举了自己公开提出的预测，并对我认为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了回顾，这正是本书的独具匠心之处。本书是在诸多学者、xvii 记者、编辑、评论家、热心人和单位的长期帮助下完成的，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但书中的谬误完全由我负责。与以往的版本一样，我特别要感谢耶鲁大学的七位研究生，他们根据我的要求搜集了各位总统的传记材料，并向我提出了他们的中肯意见。这七位同学是：理查德·S·贝丝（Richard S. Beth）、耶稣会士理查德·科斯蒂根神父（Father Richard Costigan, S.J.）、查尔斯·G·丹尼（Charles G. Daney）、伊丽莎白·科达玛（Elizabeth Kodama）、斯蒂芬·奥斯汀·梅里尔（Stephen Austin Merrill）、拜伦·E·谢弗（Byron E. Shafer）和罗伯特·詹姆斯·斯特劳斯（Robert James Straus）。本书自问世以来，许多读者都向我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我从中受益匪浅。当您阅读这一版本的时候，我希望您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我，尤其是如果您关心政治的话。

詹姆斯·戴维·巴伯
于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市（Durham, N.C.）
库洛维温泉（Cullowhee Spring）

目 录

- 第一章 总统的性格及其预测之道 / 1
- 第二章 三个悲剧性故事 / 16
- 第三章 积极—负面型总统 / 67
- 第四章 总统身不由己的根源 / 117
- 第五章 理查德·尼克松:发迹与毁灭 / 172
- 第六章 消极—负面型总统 / 245
- 第七章 消极—正面型总统 / 280
- 第八章 里根的崛起与统治 / 321
- 第九章 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积极—正面型深情 / 390
- 第十章 哈里·S·杜鲁门与积极—正面型战斗 / 438
- 第十一章 约翰·F·肯尼迪与积极—正面型信念 / 493
- 第十二章 至关重要的过渡人物福特 / 554
- 超越性格 / 572
- 第十三章 吉米·卡特:预测和回顾 / 573
- 第十四章 乔治·布什:世界观的困境 / 668
- 第十五章 结 语 / 714
- 索 引 / 724
- 译后记 / 754

第一章 总统的性格及其 预测之道

当公民投票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进行一种预测，是从各位竞选人中选择一个我们认为（或者感觉、或者猜测）最适合当总统的人。然而，这种预测是在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你已经参加过多年的投票，一定对自己猜错的时候记忆犹新。每逢总统选举的时候，就会有评论员进行分析，政治人物发表见解，我们的亲朋好友也会讲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把这些听来的东西简单地糅合在一起，然后就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投出了自己的选票。我们的预测在选举初期是起作用的，它要么直接体现在民意测验和初选中，要么间接地影响了掌握提名权的政治人物的观念，因为他们必须提名我们喜欢的人出面竞选总统。然而，我们是在铺天盖地的混乱信息中进行选择的：虚假广告无孔不入，宣讲说教不厌其烦，很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五花八门的表演令人爱恨交加，对他人的攻击和为自己做的辩护不绝于耳。面临这些混乱信息时，许多人开始缅怀过去，按照昔日的忠诚（allegiance）进行投票，其他事情也就不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既然投出了选票，就表明我们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候选人 X 如果当总统会胜过候选人 Y。

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公民以及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人拨开迷雾，进而为他们选择总统找出一些清晰的标准。要想了解现任总统在做什么以及未来的总统（potential president）可能做什么，首要任务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予以全面认识：不是把他们作为公民美德（civic virtue）的某种抽象化身，不是作为对各类问题看法（issue stands）的某种权威论断者，也不是作为某一个派别的代言人，而是作为一个与我们大家一样的人，一个竭尽全力应对困难局面的人。总统候选人处理各种问题时，会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格、世界观和政治风格，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在竞选时新生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候选人此前已经定型的政治生活模式，就能更好地预测他们出任总统后面对压力和机遇时的行事规律。